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MISSEN UND KUNST

■ 德意志历史上的 民族与宗教 ■

● 刘新利/著

 商务印书馆

德意志历史上的 民族与宗教

刘新利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刘新利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 - 7 - 100 - 06426 - 2

I. 德… II. 刘… III. ①民族历史 - 德国②宗教史 - 德国
IV. K516.8 B9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81 号

**本书获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
山东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DÉYÌZHÌ LÌSHǏSHÀNG DE MÍNZÚ Yǔ ZŌNGJIÀO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

刘新利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426 - 2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德意志人与基督徒	5
第一节 德意志人与基督徒	6
一、德意志人	6
二、基督徒	15
第二节 从法兰克帝国到德意志王国	28
一、法兰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28
二、法兰克人在罗马教会的支持下复兴西罗马帝国	35
三、法兰克帝国在基督教会历史上的意义	43
四、从法兰克帝国到德意志王国	59
第三节 德意志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66
一、德意志人基督教化的过程	66
二、德意志人基督教化的特征	72
第二章 德意志的王国与罗马的基督教会	81
第一节 从德意志王国到神圣罗马帝国	82
一、海因里希一世的教会政策	82
二、奥托一世继续实行依靠教会的政策	89
三、教会政策的结果:神圣的、罗马的、德意志的帝国	103
四、德意志人的神圣使命和历史使命	110

2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

第二节 奥托 - 萨利安帝国教会体系	119
一、从阿亨到罗马,两位奥托国王的罗马帝国政治	119
二、从德意志到意大利,两位海因里希国王的基督教会政策	129
三、奥托 - 萨利安帝国教会体系	142
第三节 德意志王国与罗马教会	147
一、基督的两把剑,教会改革运动	147
二、主教授职权之争,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一步	157
三、十字军东征,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二步	169
四、百年空位,德意志王权与神圣罗马分离	194
第三章 德意志的民族失落与基督教的历史转折	209
第一节 德意志的民族失落于基督教帝国	210
一、德意志民族,语言中的群体认同	210
二、德意志民族国家,在普世帝国中挣扎	221
第二节 基督教会的历史转折于德意志民族的衰弱	238
一、神圣使命向着世俗任务转变:教皇在阿维农	238
二、精神权威向着世俗权威的转变:宗教会议运动	254
三、天国荣耀向着地上荣耀转变:基督教文艺复兴	274
第四章 为宗教使命奉献民族理性	303
第一节 宗教改革,民族独立与民族分裂	304
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民族性	304
二、“教随国定”加速德意志民族的散裂	311
三、德意志帝国最终脱离罗马教会	335
第二节 三十年宗教战争,信仰多元化趋势	345
一、三十年战争中的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	345
二、三十年宗教战争后的德意志宗教	356

1. 基督教	357
2. 天主教	368
3. 犹太人	380
第三节 奥普争强与帝国解体	385
一、奥地利脱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385
二、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401
三、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民族	412
第五章 德意志的 18 世纪:民族与宗教	423
一、高地德语及其宗教分裂特征	423
二、启蒙运动与德意志文化特征	438
三、德意志的民族与宗教	463
附录一:1)迟到的强者——近代德意志民族战争性格的 历史渊源	493
2)二战前后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	501
附录二:德意志国王(皇帝)年表	517
附录三:罗马主教(教皇)年表	520
人名地名中西文对照	523
参考书目	538

导 言

“德意志民族”，对于非德意志人来说，这个词似乎总是环绕着一层神秘的光圈，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几件国际大事给这个词打上了难以抹掉的强悍、纪律、服从等等与征服和战争相关的烙印。“德意志宗教”，即使不解释基督教在广义上和狭义上的不同内涵的起因，这个词也会使很多人联想到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甚至一度出现宗教扮演民族角色，民族发挥宗教作用的现象。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德意志民族，其身份认同因素除了包括语言、地域、政权、信仰等等普遍的内容以外，还特别有一个多元的分裂性因素：不承认分裂的现实就不能统一的民族特征。

一般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征构成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19 世纪末，哲学家 F. 尼采说：“德意志人的特点就是，‘什么是德意志人’这个问题在他们当中始终存在。”什么是德意志人，在本书的议题内，就是什么是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因素。这个问题的答案寓于 1871 年德意志统一国家建立以前的德意志民族与基督宗教的相互交错的历史之中。

差不多在德意志人从古代日耳曼人中脱离出来的同时，基督教传遍中欧大陆；德意志人在成为法兰克王国臣民的同时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10 世纪初，德意志王国从法兰克帝国中分离出来，同时确定了依靠罗马系统的基督教会进行王国统治的基本方

2 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

针。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德意志人与象征欧洲历史延续的罗马教会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持基督教信仰和欧洲帝国的统一。从此,德意志人担负起保护基督的大公教会,续统古代的罗马帝国的神圣使命和历史使命。在欧洲其他地区从13世纪起以国王为首发展区域性王国、与罗马的帝国和罗马的教会争夺臣民、并于15世纪末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时期,德意志地区发展出帝国性邦国,并在与罗马教会争夺信众的过程中逐渐地脱离神圣的和帝国的罗马。终于,16世纪以后,德意志民族,这个因为背负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历史使命而失去民族国家的民族,借助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站立起来。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和巩固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如英吉利,同时也使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走上了非国家政治的道路,如德意志。此时,宗教在德意志扮演了民族的角色。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民族逐渐地发展成为近代的、没有统一国家的、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后来,在欧洲列强展开争霸角逐、欧洲帝国的理想重新兴起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借助普鲁士王国由文化民族转向政治民族,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其间,民族发挥了宗教的作用;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一度成为民族的信仰。本书的叙述在此结束。

自1990年起,由慕尼黑奥登堡科学出版社牵头,以《历史杂志》主编罗塔尔·加尔(Lothar Gall)教授任总主编,组织德国史学界的资深学者编写《德意志历史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计划用100册的规模将德意志历史分成100个专题进行概述、提出问题并分析研究趋势,提供参考书目。这是一套从计划设想到实际效果都是20世纪末以来德意志历史研究主流的、带有权权威性的指导丛书。至2007年已经出版82册。虽然在这套丛书中没有列出“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专题,但是,涉及这个题目

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例如第 37 册《窝姆斯宗教协定以后的国王与诸侯、皇帝与教皇》(*Könige und Fürsten, Kaiser und Papst nach dem Wormser Konkordat*)、第 51 册《17 至 18 世纪的教会、国家与社会》(*Kirche,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等等。本书选择的史料、持有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均以这套丛书为出发点,沿着我国学术界读者及高校学生和欧洲民族历史爱好者相对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线路展开。

2001 年底,本书的内容以“基督教与德意志文化特质”的题目被列为教育部十五规划一般研究项目。考虑到在德意志历史上,基督教是唯一宗教,文化特质是民族特征,因此,将题目变更为“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意在将内容尽可能充分地显示在题目之中。立项以来,可谓怀抱炉火达六年之久。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难以集中于一个课题。本书的写作只在假日、周末、正常工作时间之余。虽然一再拖延,违约三年,但是从未间歇,力求突破自己的极限。写到这里,想到历史上德意志人的使命感,但愿我的这项工作能够汇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历史使命驱使下正在进行的事业之中。

本书得到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山东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资助,至诚感谢。

刘 新 利

2008 年 3 月 4 日于济南

第一章 德意志人与基督徒

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古代日耳曼人定居在欧洲大陆北部。自公元 8 世纪起,在欧洲大陆上,在由莱茵河、易北河与北海、多瑙河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地区内,几个古代日耳曼人支族开始自称并被称为德意志人。

公元 1 世纪中期,在地中海东岸出现一批将拿撒勒人耶稣奉为基督、尊为上帝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基督徒。自 5 世纪起,罗马的基督教会逐渐地凌驾西欧其他地方教会,并逐渐地表现出继续古代罗马帝国统治的社会组织功能。

5 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在欧洲大陆西部出现并开始扩张。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带领三千亲兵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公元 800 年,法兰克国王查理一世在罗马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礼,成为罗马人的皇帝,他所统治的法兰克帝国成为古代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延续。843 年,法兰克帝国分裂,其东部王国于 919 年出现“德意志王国”的称谓,并在 936 年以后逐渐独立于法兰克帝国。

从公元 1 世纪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和特里尔出现基督教会开始,经过 5 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皈依罗马教会,到 9 世纪初通过不列颠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法兰克王国的军事征服、基督教普及德意志地区时为止,德意志人经历了其基督教化的过程。与欧洲其他人民相比,德意志人基督教化的过程表现出世俗强权参与教会事

务的“政治性”特征。

第一节 德意志人与基督徒

一、德意志人

德意志人来自于古代日耳曼人。

古代日耳曼人是生活在北海、波罗的海南北海岸的人。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他们相对地定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及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和威斯瓦河下游地区。公元 1 世纪前后,有文字记载的属于日耳曼人的族群约有 16 支。^① 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古代日耳曼人慢慢地向西南方向迁移。到公元 1 世纪末,日耳曼人在几条大河流域形成部落群:自东向西,奥德-威斯瓦河部落群,在欧洲历史上有影响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属于这一支;易北河部落群,其中有影响的如伦巴德人和赫穆德人(图林根人);莱茵-威悉河部落群,属于这个部落群的几支日耳曼人,如法兰克人,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北海部落群,其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是后来在不列颠半岛上的主要居民,而弗里斯兰人则是后来荷兰人的主体之一。4 世纪以后,受东方其

① 自北向南:苏维汇(Swionen)、奇姆伯(Kimbern)、弗里森(Friesen)、巴塔维(Bataver)、绍肯(Chauken)、伦巴德(Langobarden)、塞农(Sernon)、赫穆德(Hermunden,即图林根)、塞鲁斯克(Cherusker)、滕克特(Tencter)、沙特(Chatten)、卢吉尔(Rugier)、哥特(Gotonen)、吕吉尔(Lugier)、马科曼(Markomann)和夸德(Quaden)。参见布鲁克穆勒、哈特曼主编:《普茨格世界历史地图》(Bruckmüller, E. u. Hartmann, P. C., *Putzger Historischer Weltatlas*, Berlin: Cornelsen Verlag 2001), 第 48 页。——本书脚注中凡第一次出现无中译本的原书时,均在中译文后附原文标明其作者、书名、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等,再次出现时只标明作者、书名等的中译文和页码。

他民族游移的压迫,日耳曼各大部落群逐渐涣散、迁移,继而分别以族支的成份结集成民族集团。德意志人是其中之一。

德意志人主要包括原来属于日耳曼人的士瓦本人、巴伐里亚人、法兰克恩人(东部法兰克人)、图林根人和萨克森人,大约从公元8世纪起,这些日耳曼族支逐渐地具备许多共同的因素,形成一个自称并被称为“德意志人”的人民集团。

早在7世纪前后,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若干以定居农业为基础、以语言为区分、以一个或几个日耳曼族支为主体同时含有其他种族成份的人民集体。这种人民集体既不同于中世纪以前的所谓氏族、部落、部族等等血亲集体,也不同于近代以后所谓民族的政治集体;这是一种以语言为突出标识的具有明显自我意识的人民集体。对此可以借“语族”(Sprachvolk)一词代称。^① 大约在8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内部,以莱茵河为界线,出现了两个这样的语族:一个是莱茵河左岸的、欧洲大陆西部的罗马拉丁语族,另一个是莱茵河右岸的、欧洲大陆东部的日耳曼语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的本来说日耳曼语的人群逐渐地接受罗马拉丁语为母语,形成了后来的法兰西人;东部的本来说日耳曼土语的人群仍然使用祖传的语言,并且慢慢地发展成为书面文字,成为一种与西部罗马拉丁语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德意志”,讲说读写“德意志”的人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德意志语族”,参见德国中世纪史学家托马斯的一系列文章:《Theodiscus 一词的起源》(Thomas, H., Der Ursprung des Wortes Theodiscus.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7, 1988. S. 295 - 331);《中世纪德意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Thomas, H., Das Identitätsproblem der deutschen im Mittelalter.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S. 135 - 156);《论11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deutsch”一词的历史》(Thomas, H., 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 “deutsch” vom Ende des 11. Jahrhunderts bis zur Mitte des 13. Jahrhunderts. In: *Geschichte Landeskunde der Rheinlande*. Georg Droege zum Gedächtnis, Köln / Weimar / Wien 1994. S. 131 - 158)。

就是德意志人。^① 在 10 世纪德意志王国出现之前,德意志人的共同因素包括德意志语言、出生的血缘部族、生活与生存的地域以及基督教信仰。^②

在形成时期,德意志语言是德意志人的最重要的认同因素。“德意志语言”,即德文的 deutsch,来自于拉丁文的 theodiscus,或 theodisce、theodisca,同时又指德意志人民。下列记载是长期以来史学界通常用来说明德意志语言或德意志人民明确出现的资料:

1. 786 年,theodiscus 作为“德意志”一词的拉丁文形式第一次出现在宗教会议文献中。

早在法兰克国王查理一世(大帝,768—814 年在位)统治初期,法兰克王国中使用罗曼语或罗曼拉丁语、拉丁语(lingua Romana;rustica)的人被称为罗曼人,或拉丁罗曼人。但另有许多日耳曼人不使用这种罗曼拉丁语,他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为 lingua vulgaris、propria lingua 或 sua lingua,意思是民众语言或大众语言、通俗语言。公元 8 世纪末至 9 世纪初,在查理大帝的统治下曾经出现一次自上而下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其间,为那些不说拉丁语的人规定一个名称是查理大帝亲自向文人学者提出的要求。据后来的在 813 年于美因兹召开的宗教会议文献得知,当时“从

① 参见史密特:《德意志语言史》(Schmidt, W.,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Stuttgart: S. Hirzel verlag 2004),第 87—88 页;又见加特:《民族与语言及其关系》(Gardt, A., [Hrsg.], *Nation und Sprache. Die Diskussion ihres Verhältnisses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0),第 8—10 页。

② 参见托马斯:《论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中叶“deutsch”一词的历史》,第 131—158 页。

来没有在主日或节日用民众不懂的语言颂扬上帝”,^①就是说,民众(vulgus)能够听懂的语言已经开始使用。这些讲日耳曼语的民众(vulgus)与讲拉丁语的民众(rustica)不同,前者更多的是新到者,更多的是没有罗马帝国文化传统的蛮人,并且更是地地道道的“民众”。这民众,即 vulgus,用德文来书写,是 Volk,而用当时的拉丁文书写,就是 theodiscus。今天所知的第一次用 theodiscus 来表示与罗马人或拉丁语不同的民众或民众语言的是一位教皇使节。786 年,身为教皇使节的英国阿敏斯主教、奥斯提亚的格奥尔格(生卒年代不详)写信给教皇哈德里安一世^②,向教皇报告在英吉利召开的两次宗教会议情况: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仅使用罗曼拉丁语而且还使用民众语言”宣读了第一次会议决议。^③民众语言,在此,不是用 vulgaris,而是 theodisce; 后者的德文形式就是 deutsch。当时“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如法兰克王国修道院院长维吉伯德(生卒年代不详)和王国宫廷神学家阿尔昆(730—804 年)等参加了第二次宗教会议,对于会议议程和决议以及撰写文书草案发挥了决定性影响。^④

两年后,theodiscus 一词又出现在法兰克王国文献之中,并同样表示与罗曼拉丁语不同的日耳曼民众语言,即德意志语言。据载,在 788 年,在英戈尔施塔特召开的王国大会上,会议主持者用

① “numquam desit diebus dominicis aut festivitibus qui verbum Dei praedicet iuxta quod intellegere vulgus possit”,《日耳曼史料集成》,Conc. II, 1, 268。参见毛勒等:《德意志词汇史》(Maurer, F. und Rupp, H., *Deutsche Wortgeschichte*, Berlin / New York 1974), 第 130 页。

② 罗马教皇在任年代,见附录三:罗马主教(教皇)年表。下同。

③ “sunt et tam latine quam theodisce”,《日耳曼史料集成》,Ep. IV. 28。参见毛勒等:《德意志词汇史》,第 131 页。

④ 参见毛勒等:《德意志词汇史》,第 130—133 页。

theodiscus 语谴责巴伐里亚公爵塔西罗三世(740—796 年)战前逃跑,宣布剥夺其全部权力,并用 theodiscus 语记载了对公爵的审判过程。类似地,“用我们的 theodisca”的记载还出现在 801 年的意大利会议上。^①

后来,在 813 年的图尔宗教会议上,使用 theodiscus 语成为硬性规定,规定传教士们必须使用能够被很好理解的罗曼语和 thiotisca 语进行传教和举行圣事。^②

2. 842 年,theotisca 语言第一次与非罗曼拉丁语相并列。

据载,842 年 2 月 14 日,法兰克帝国皇帝虔诚者路德维希(813—840 年)的两个儿子——德意志人路德维希(840—876 年)和秃头查理^③(840—877 年)分别带着自己的军队在施特拉斯堡宣誓,表示联合起来,共同与其继承了皇位的长兄罗退尔一世(840—855 年在位)作战。为了使双方的军队都能明白誓言的内容,秃头查理用对方军队通用的 theotisca 语,德意志人路德维希用查理军队流行的 frankisca(法兰克语),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宣誓。^④在此,frankisca 语与 theotisca 语一样,都是非罗曼拉丁语的日耳曼语之一。类似地,与其他日耳曼语对立并列的情况还出现在 845 年特兰托宗教会议文献中,在那里,teutisci 语与 Langobardi(伦巴

① “quod theodisca lingua harisliz dicitur”,《日耳曼史料集成》,SS: Ann. Regni Franc. S. 80; “quod nos theodisca lingua dicimus herisliz”,《日耳曼史料集成》,LL. II, 1. 205。参见毛勒等:《德意志词汇史》,第 131 页。

② “in rusticam Romanam linguam aut Thiotiscam”,《日耳曼史料集成》,Cap I. 363 (Nr. 177c. 2),参见加特:《民族与语言及其关系》,第 22 页。

③ 查理,即 Karl。本文中,德意志人用这个名字时,译为“卡尔”,其他地区的人译为“查理”。

④ 参见史莱希特等主编:《中世纪德意志文献,著者辞典》(Slecht, R. - U. von Liechtenste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Verfasserlexikon*,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第 9 卷,第 378—379 页。

德语)相提并论。^①

Theotisca 语与希腊语并列出现在法兰克王宫中的太子傅、莱什瑙修道院院长施特拉伯(809—849 年)的文章中。施特拉伯说:“拉丁语从希腊语中引来许多词汇, Theotisca 语也从拉丁语中引出并接受许多词汇,但德语仍有自己的词汇。”^②

3. 大约 1050 年, theotisca 一词最后一次出现在一位修士的文著之中。

圣高卢修道院的修士诺特克(950—1022 年)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几乎涉及当时的所有科目,包括文学、艺术、算术、神学以及教育等等。在他的文著中多次出现 diutiscum,即用德意志语言。稍后,在大约出现于 1077—1081 年之间的一部《安诺之歌》(Annolied)中,第一次使用 diutisch 一词表示德意志的,同时,用 Diitschiu lant 表示德意志国家,用 Diutischiu liute 和 Diitschi man 表示德意志人。^③

至此,德意志语言作为德意志人首要的认同因素登上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舞台。

在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人的另一不可忽略的认同因素是血缘部族和生存地域。构成德意志人的血缘部族除了少量凯尔特人

① 参见加特:《民族与语言及其关系》,第 18—19 页。

② 参见毛勒等:《德意志词汇史》,第 132 页;又见加特:《民族与语言及其关系》,第 23 页。

③ 关于诺特克的生平与著作,见《教会人物百科大辞典》(Biographisch-Bibliographisches Kirchenlexikon, Verlag Traugott Bautz)第 6 卷(1993 年),第 1035—1041 页;又见穆勒:《语言的嬗变》(Müller, H. M., Sprache und Evolution. Grundlagen der Evolution und Ansätze einer evolutionstheoret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0),第 161 页。